



开年大戏

□宋伯航

乡下人过了腊八便是新年,之后年味会一天比一天浓,家家户户都忙碌着,添置新衣,采购年货,沥沥拉拉到二十三祭灶爷,二十四扫房子,二十五磨豆腐,二十六炖羊肉,二十七杀年鸡,二十八把面发,二十九蒸馒头,除夕捏饺子,初一同贺喜,初二走亲戚,初三看大戏。

在我儿时的记忆里,村子里的艺人们从腊八就张罗起唱戏的事。由老艺人自发约好平日里一些唱功好、演技扎实、会敲锣打鼓、懂化妆道具的,组织上二三十人,搭起临时戏班队伍,集中到村外的土台上,没明连夜地排练节目。别看村民们忙了一年,到新年开戏的关键时刻,纷纷放下所有活计,安逸地沉浸在欢乐的气氛里,一个腊月连着正月都是年戏,有时延续到二月二才把春节过完。

在节目彩排时,有上年纪的老人,三五成群,带着侄女孙儿,扮起热闹。艺人们相当投入,扮演每个剧中人角色,从一颦一笑,到举手投足,情节生动,加上唱腔优美动听,让忙碌一年的村民倍感轻松。演出的剧目穿越历史古今,跨越千年时空,人间的喜怒哀乐,爱恨情仇,忠奸邪正,让人悲喜交加,怜悯生情,恨之莫及,爱之叹

惜。这种盛行民间的传统演艺,无愧中华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,丰厚的历史底蕴和深厚的艺术功底,不仅人物生动,情节丰富,而且唱起来朗朗上口,听起来又抑扬顿挫,别有趣味。

儿时的新年里,老天特喜欢下雪,茫茫雪野中,一队穿红戴绿的人马响锣震鼓,扭着秧歌缓缓向村场走来,孩子们跟着队伍欢呼着飞跑着,全村的男女老少奔出家门迎接,有人忍不住激动忙上前抬过戏箱。村长与戏班班头相互客套问好,村民们吆三喝四地搭台,戏台二十米见方,演员们在临时搭起的戏篷里上妆试唱。一会工夫,人已集满土台下。台上紧锣密鼓,这叫催人鼓,空旷的山乡,鼓声响彻得传遍五里三村,预示着大戏即将上演。

戏未开场,观众直盯演员身着样式各异的戏服,使劲地欢呼,阵阵喊叫,不住赞叹。蟒、帔、褶子、硬靠、官服、云台服、战衣战裙,璀璨夺目;就单是女旦一个头面,也有着玲珑闪烁的银泡子,鬓簪、鬓幅、六角、大顶花、边风、鱼翅、凤挑等,暗含了女主人公曲折神秘的命运;戏服的色彩分上下五色,上五色为黄、红、绿、白、黑,又叫正色;下五色为紫、蓝、粉红、湖色、古铜或香色,又称副色;在质料上,主要用缎、绸、绉等丝



织品;戏服的纹饰多种多样,刺绣也十分精美。

戏唱起来的时候,全场几百号人鸦雀无声,那眼神那表情,跟随戏中人物,和着情节发展,跌宕起伏,神情迥然不同。演出的每折剧目,无论是诸葛亮、岳飞、韩信,还是白蛇、花木兰、穆桂英;村民们如痴如醉,又不至于表露,看到精彩处,不会如京剧戏迷们大声叫好,但会低声啧啧称赞,如一场小雨洒过。孩子们听不懂对白,对委婉悠长的唱腔也毫无兴趣,全都挤到后台,羡慕地看着演员们穿梭忙碌,探究其中奥妙。原来戏台上那些英俊威武的武生,却是个颇为俊秀的女子所扮,那唱腔高亢圆润,那扮相刚中有柔,是男人们比不了的。此

后几天,这位女扮男装的女子,一定会成为孩子们心中的偶像,磁铁似的跟着看。

新年大戏好不热闹快乐,但迎雪看戏的滋味很不好受,尽管村民们赶早穿上过年的新棉衣,披上新年的花头巾,把双手手进袖筒里,手脚依然被冻得麻木,头巾上一片水汽,眉毛一层冰霜,但仍旧津津有味地看着大戏。新年看戏确实极有景致,台下一溜儿竹椅木凳深陷雪中,人们脚下的一片雪地,被压得结实,雪白,衣红,头巾鲜艳。戏台上打斗娴熟,热闹无比。那山那树那原野,洁白无垠,寂静空阔,把催戏的锣鼓喧生,却是个颇为俊秀的女子所扮,那唱腔高亢圆润,那扮相刚中有柔,是男人们比不了的。此

客家出行

□何小军

对于过年的记忆,在我的脑海里竟然不是大年三十的团圆饭,而是大年初一的出行。

出行不是现在人们说的走出去旅行,而是一种热闹庄严的仪式。对我们客家人来说,这是一种不可少的仪式。是一种接运仪式,也是一种祈祷仪式。如果哪家没有出行,或是出行晚了,便会引来许多说道。

记得小的时候,大年三十的晚上,父母就会反复交待,早点睡,明天早起出行。

大年初一的清晨,天还蒙蒙亮,还在睡梦中的我就被父亲叫醒:“起来了,出行了。”尽管贪睡,但听到出行这两字,再想睡也会爬起来,穿上新衣服,兴奋地准备着出行。

出行的第一件事当然是开锅灶。这是当家人的事,小孩子多数不知道,大人们忙这事的时候,小孩子都还在睡梦里回味着昨晚的年夜饭。开锅灶其实就是洗锅洗灶。因为旧时客家的习俗,大年初一到十五都是斋戒日,所以不能把年三十晚上的荤腥带到大年初一,必须洗涮干净。开锅灶前还得打一小挂鞭炮,以示敬畏。

厨房是母亲的阵地,当然母亲是起得最早的人。当我们糊糊涂涂起来时,她早已在厨房下忙开了,烧油果子,煎米饼,烫米酒……灶堂里明旺旺的火光映照着氤氲氤氲的热气,弥漫着团团喜气。

出行是必须穿新衣的。我们客家人跟一些城里人不太一样,不少城里人大年三十就开始穿新衣了,而客家人的习俗是新衣得留到大年初一才开始穿。也许这是讨个好彩头,新年的第一天,一切有个新的开头。所以再穷,平时再节省,父母也会为自己的儿女们置办一套新衣过年,哪怕是粗布衣服。

大家洗漱完毕后,一切也都准备就绪,父亲则带着我们兄弟姐妹鲜鲜亮亮地来到厅堂里,先是在祖先牌位前大门口分别点燃香烛,敬神饭,摆好供品,毕恭毕敬地给列祖列宗磕头拜年。

小时候不明白做这些的意思,父亲告诉我们,这是让后辈永远不能忘记传承,不管走得多远都不能忘记自己的根。

接下来是最隆重的环节,放鞭炮。年前父亲早已备好一串长鞭炮,几包百子和雷公炮。长鞭炮得由家长来放。早的时候,长鞭炮不是特别长,父亲把它挂在一根树枝上,还要从头到尾捋顺,不能让鞭炮放在半节就断了,如果断了会认为是不好的彩头。百子就是一包十串,一串十个的小鞭炮,就由我们这些小孩子玩。二踢脚威力较大,响得远,放得过瘾,但也具有一定的危险性,就由年龄较大的男孩放。各式鞭炮齐鸣,震天动地,回应田畴,那种热闹与喜庆至今令我回味无穷。后来,儿女们长大了成家立业了,生活条件好了,鞭炮越买越多,越买越长,那动静更是响彻天宇。小时只知放鞭炮热闹好玩,长大后才明白,那其实是一种驱鬼神,接好运,祈祷来年丰收顺遂的一种寄托。

千百年来,祖祖辈辈的客家儿女就在这种仪式的熏陶中走出深山,走向世界。他们尊祖重礼,崇勤好邻的品格从小就融进了血液里,刻在了骨子里,得到世人的赞誉。



拍客:杨红

缺氧的幸福

□魏晓彦

去医院探望一位病人回来,心情特不平静,那曾是怎样一个强壮如牛、豪放爽朗的人,如今却躺在病榻上,面如黄土、气若游丝,着实让人难以接受。

回想当年他下岗后,在一家私企打工,工资不高,但还算清闲,妻子对他也无过分要求,倒觉得自己工作忙,丈夫正好有时间多照顾家庭和孩子。可他觉得靠妻子挑大梁养家让他这个男子汉太没面子,于是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和四处借贷,他建起了自己的小厂房,几年时间就把只有几人的家庭式的小作坊,发展成了拥有近百人的加工厂。妻子见他整天忙得像陀螺,身体透支得厉害,多

次劝他说,厂子维持现在的规模就不错了,甚至转让给别人经营也好,毕竟有车有房有存款了,当初不就是为了实现这样的愿望吗?可他还是不断扩大再生产。因为他还有很多的目标要实现,比如:同行的座驾二三百万,可他的只有一百多万;别人都到郊外买别墅了,他在市里还只有两套房;那几年创业,孩子没能得到很好的照顾,作为补偿,怎么也得给孩子提供出国深造的机会……更重要的是,想想当年创业的艰辛,多少次夫妻俩因为缺少资金、找不到销路、开不出工资,彻夜不眠、相对面泣,如今终于打开局面了,怎么甘心就此退出?

可是,有一天他突然倒下了,而且再也没有机会站起来。

他才醒悟过来:没有身体的健康和灵魂的满足,一切都是虚空。他只有把他想要的生活托付给来生:把我葬在老家的东山坡下,下辈子我要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生活。

商界奇才马云有一年去日本,看见一个小店正庆祝成立一百四十七年。他跑进去一看,店里就一个老头、一个老太太,还有一个工人。店面也就二十平方米,里面卖各种糕点。老头、老太太脸上洋溢着笑容说:“我们家这个店开了好几代了,今天是店庆,送您个小糕点。日本天皇啊,什么大家族的人都买过我们的糕点。”这不禁让马云产生一种幸福感。他感叹说:“这个小店,经营了这么多年,多舒服的

事情啊!你看,我们做大了之后,一会儿要担心资金,一会儿担心劳资问题,一会儿担心社会上各种事,完全没有幸福感。我现在爬到七千公尺高空了,这种幸福感相当缺氧。”

如今,在这个嘈杂的世界里,幸福感很难被安顿在风轻云淡的日子里。人们不是去欣然收获唾手可得的幸福,而是热衷于追求缺氧的幸福,乃至窒息的幸福,把这看作是人生的成功,到头来却发现,幸福已经越走越远。因为更多时候我们是财富、权力、地位、名声,而不是身体的健康和内心的丰盈而活。如果欲望无止境,人生又谈何幸福?

心安即是归处,乐活才是圆满。